

江南鈞

南唐

立

餘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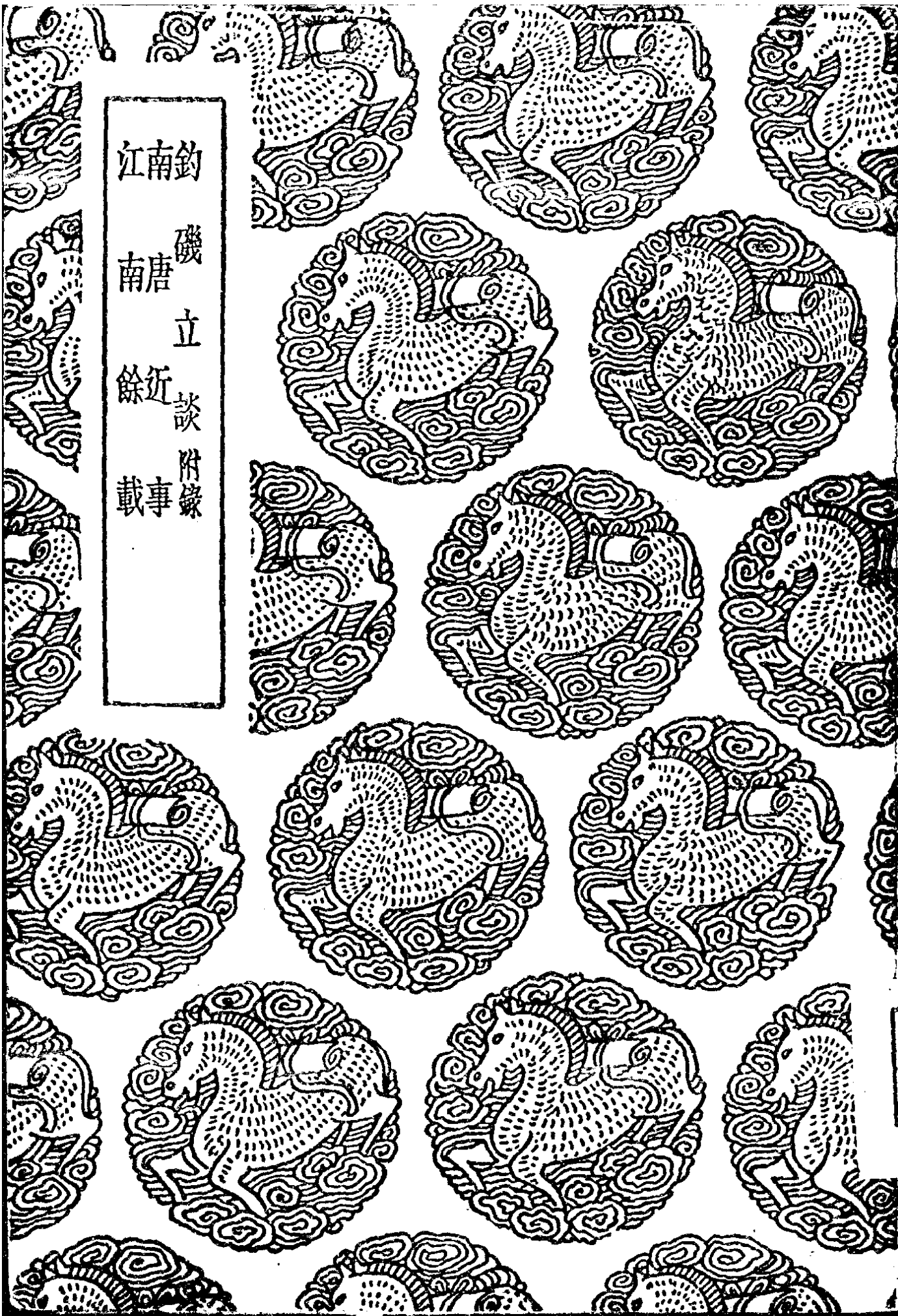
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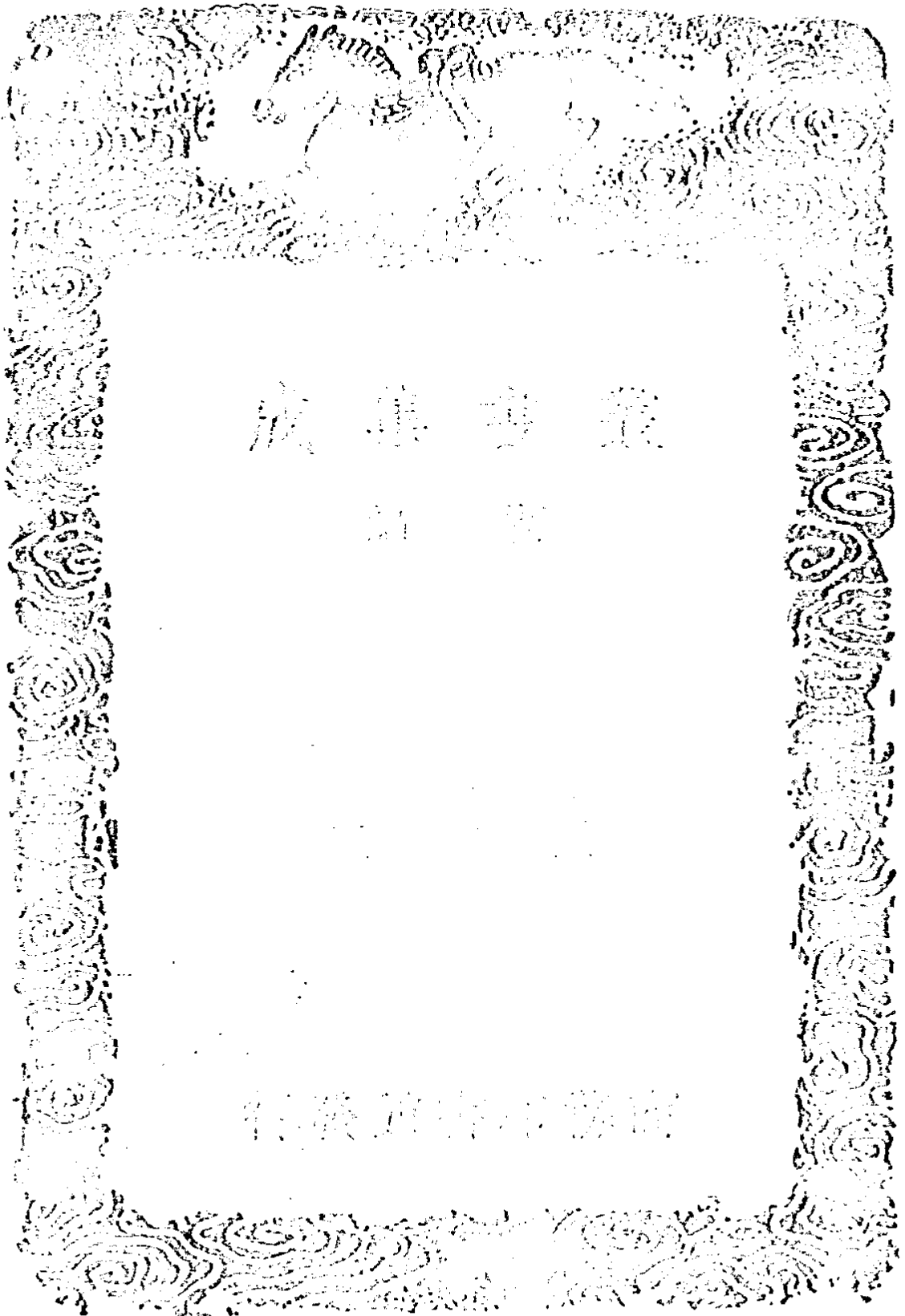
磯

立

談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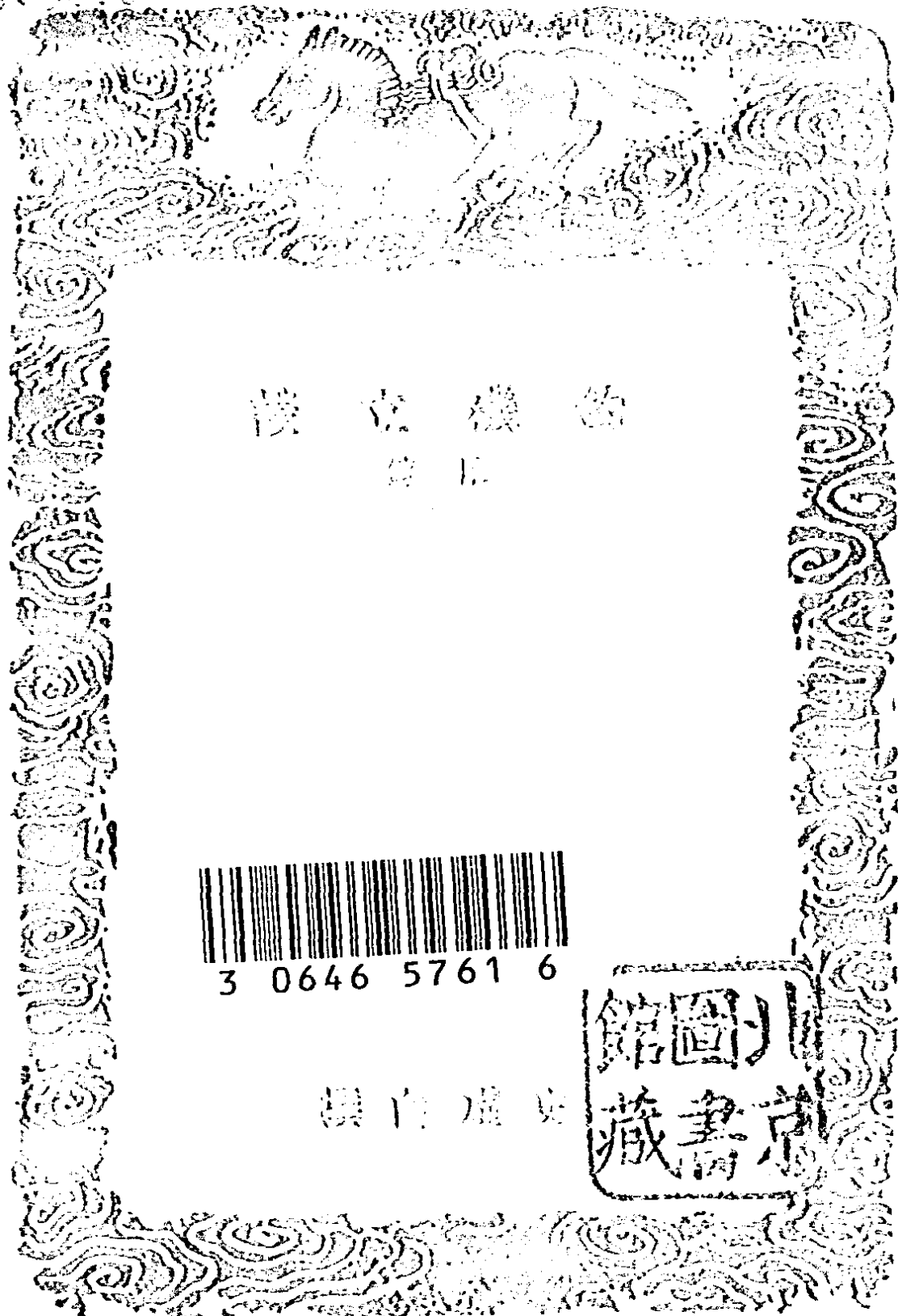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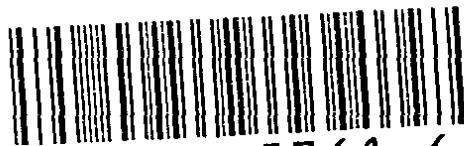
論衡

特設直書本館

043
116
3-2-216



機立機
機立機



3 0646 5761 6

機立機

川圖
藏書

A648824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鈞磯立談序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轅車，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爲歌詩，自號鈞磯閒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爲念。會王師弔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爲王人，大同之慶，有識之所共，咸以爲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如有懷舊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濤之窺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鈞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粗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慚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

鈞磯立談

南唐 史虛白撰

自楊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驚相高。平居齋几之間。往往以斬伐爲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爲己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爲。見其城隍浚整。樓堞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惠。莫不心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初烈祖雅不欲朱方之行。句爲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尙遲迴若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爲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爲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赫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聊柰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無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瑾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知訓執政柄。霸圖兆於此矣。

叟曰。禍福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憑藉。是以風旋而上升。水激則彌悍。有情之所忘。每爲無情之所轉。大空之中。夫疇覺之哉。嚮若義祖本無歆羨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徙鎮矣。又烈祖以梅冶

自乞。或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陵之亂孰恃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霸圖亦無自而託業矣。吁。夫豈人謀之所及也邪。非人謀之所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摯以媵女而相成湯。百里奚鬻羊而見知於秦。竇姬行號而母漢室。袁婦伏膝而媿曹宗。是故非意之意。嘗爲事之基胎。一日之濩落。君子不以爲病焉。知卒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陷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夕也。又烈祖執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啓以知詢爲代。中外岌岌。人無固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太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漸漸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義祖死矣。

叟曰。吉凶之萌。未見兆朕。而上動躔次。旁關聲象。彼知術者。乃能言之於事先。若合契券。曾無毫釐之差。然則阪之不可以爲陵。陵之不可以爲隰。高下隆殺。固已有經分而懸定于冥默閒者矣。世之昧者。方且逞智計。勞思慮。虛僑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顛狂妄行。而卒與禍會。吁。可勝恨也邪。以上曹氏棟亭刻本佚。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日。曹刻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曹刻無竿首二字。有上字。挂一木刻爲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曹刻誤作如爲。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曹刻誤爲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

識魚人。大率曹刻其他。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

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叟曰。鯉之魚。無之字。曹刻鯉誤作

霸終焉。曹刻止此。無

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因相襲。皆如旦之有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

大抵帝王稱制。其德澤方廣。滋被滲漉。流以及遠。根葉專布。雖五運互迭。不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似者。是以二帝三王。共祖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諸蕭。雖享國之日淺。然無大罪戾。向契丹使至江南。迺云。有蕭氏者。與耶律氏相為始終。由是觀之。濠梁胄出盟津。厥有旨哉。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為。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勤理。孜孜不倦。是時

方鎮窺伺。曹刻爭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妄。指擢中節。平居曹刻居平。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

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擢宋齊邱。徐玠曹刻脫。為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旁。創為延賓

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關徼。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曹刻誤。采曹刻采下衍

隨卽陞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曹刻作貴。之隔。以此二十年間。

委曲庶務。無不通周。曹刻知興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畫障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

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亨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槩以是言

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矣。是以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翳蒼之邱，雲氣出焉。凡水之有旋桓，曹刻誤流。今從毛本。折曹刻脫。波者，必生脩鱗。帝王之量，其亦有以異毛本作兼。今從曹刻。人者矣。嘗試觀孝宗字，高皇帝，其總收權綱，維御羣雋，曹刻云：延接羣哲。當國匪解，敦守純朴，雖漢之高光，不是過也。徒以其崎嶇偏左，曹刻誤之國，地勢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限量，只是遠岡之所就，僅足以稱霸而已。惜夫。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曹刻云：飛作雪。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

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曹刻脫符瑞言者，不曹刻脫可以數計。其尤曹刻著者，江西楊化爲李臨

帥。曹刻誤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曹刻下還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園丘祭祀之夕，迺孟夏上旬，月

至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爲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爲未必然者。其意蓋以謂南唐在六合間，才數州之境，詎得天應以祥

告曹刻誤。如是之審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且晝之所接，精禋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

生畫長平之策，而太白襲曹刻誤。月燕丹謀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羲輪輟御。宋景有曹刻景字下有公字。無有字。

一言之善，而法星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漢，金雌譏晉，或曲爲一姓，或專繇一人，亦有

庶女含冤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曹刻誤，裕之生也。紫氣

充庭，廬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蟒擁膝，及其歿曹刻也，赤氣曹刻宵騰，有星落如杯，姚曹刻姚誤。景晝寢而丹

蛇游於顛準之間，王與夢有流星之警，曹刻脫有流二字。而幾斃於飛石，凡此數子曹刻無子字。者，位不過節將，曹刻節將

師然猶肝蠻昭彰。又况胙土開國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曹刻云五十年中爲人神主。曹刻無對越上下者耶。曹刻止此說者乃以隋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無準。固不可以執一而廢百也。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人。曹刻肝腦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吳朝之政。僅將一紀。

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大受禪年。兩江士窟。曹刻誤比。曹刻誤諸侯最廣。兵力雄勇。曹刻誤盛氣可以

吞噓。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讎中。曹刻脫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

哲之元龜。子嘉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斯服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

爲之一空。曹刻誤宋齊邱乘閒進言曰。夫越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劉我邊陲。汚濁

我原泉。股不附脾。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爲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

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爲主。其心未離。橫生屠殺。曹刻戮朕所弗忍。且救災陸鄰。治古之道。朕誓以後世

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爲言。於是特命行人厚。曹刻脫遺之金粟。繪綺。蓋車。曹刻下有馬。

字。相望於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緡帛。曹刻缺七百餘萬。吾棄代後。汝

善和鄰好。以安宗祏。曹刻誤爲意不宜襲隋煬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

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風采。元宗之初。尚守先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閒。皆以爲守文之

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後生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盪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熒惑。移於多口。由

是構怨連禍。盛國之勢。遂如削肌。曹刻誤其後宋齊邱復起於遷謫之中。謀爲自固。更相唱和。兵結而不

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有杜昌鄰者，經事永陵，還自外鎮，復領計司，撫按大慟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傅斥鷃，寧不使人恨恨也。」

叟嘗笑諸葛孔明，號稱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單，窮兵不休，兩川之人，坐是不聊生，忠則忠矣，安所事

智。今江南壤曹刻壤下，毛瘠薄，土泉不深曹刻沒，其人輕佻剽悍，不能耐久，非中國之敵矣。曹刻云：中國非所敵也。自

有由。曹刻談宇宙以來，未有偏據而可以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豈不欲以并包席卷為事耶。曹刻談

顧其所處，勢有未便故也。有如孫陳之季，皆區區不度，以至魚爛，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閒，父不哭子，

兄不喪弟，四封之內，安恬舒嬉，雖流離僑寓之人，亦獲案堵。曹刻亦獲其安堵也。弗天弗橫，以得及真人之期，吁，

烈祖為有大造於斯土也明矣。

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貫於駕前獻所業，其首篇貽棲隱峒章先生，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他人應不汝容矣。」

叟以謂孟貫小生，不知所以邀說萬乘之道，而世宗皇帝亦不得不為失辭。古訓有之，師以直為壯，曲為老。又魏絳之辭曰：「師衆以順為武，王者之師，有不出則已矣。其舉事也，沛如時雨之將至，百嘉仰之以生焉。夫人背仰之以生，則孰肯為敵而輸死。江南初未有失德也，徒以連叛臣而致討，且疆場之故，一彼一此，亦胡可勝言。迺如周之本謀，但規取淮壤而借此以為之辭。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聲之所馳，無翼而能飛，方將幸人之不之。」曹刻無知弗可得也。頃見故老，猶能言淮上事，周師之出也，敵無

樓糧廩無留藏。卷地以往。視人之^{曹刻誤}如土芥。墳墓圯毀。老幼係縲。墟落之地。皆腐骨填。里鼓絕響。^{曹刻}

殆無炊煙。於是自邗溝以北。皆羣聚而成團。糊紙以爲甲。壞鋤耬以爲器。因廢壘以爲固。官軍與之

對。則往往折北。是以劉仁贍以死守壽春。人相啖食。而城卒不肯下。孫忌睢肝於樓車之上。不顧身首

異處。遠詔而致其區區之忠。爲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與古烈士比。會^{曹刻誤}不標異以獎薄俗。而

俱從顯戮。文武之師。固如是乎。當此之時。人心踴躍。然南首以冀。會李氏^{曹刻誤}君臣失謀。橫生嫌間。

其兵出不返。望旗而先潰。然且鑾輿再駕。而僅足以成割江之計。所謂楚則過矣。齊未爲得也。願豈如

甲戌之師。曾^{曹刻}不劔而一國歸命焉。詩云。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斯之謂歟。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爲南國之宗臣矣。及世事

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銛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於九峯之底。所謂幾瀕於死地。一旦復得政柄。內

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隨其初心。而更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說。規以矜企動上心。於是南生楚

隙。西結越蠻。晚舉全國之力。而頓兵於甌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徭戍。四境^{曹刻}之內。爲之騷然。鍾

山李公建勳爲賦詩。有^{曹刻脫}粟多未必爲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於當時之病。李宗坐是

不競。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隕。悲夫。

叟嘗謂頽垣夷塹。何有於污墁。毀冕裂弁。孰施於面目。正子嵩之謂矣。且古之欲固其位者。亦何所不

爲。爲^{曹刻脫}女寵婦謁。所以蕩其情也。爲^{曹刻脫}田獵觀燕。游所以耗其志也。爲落落不合。所以開其

矜夸也。為戰鬪危事，所以得其恆曹刻。怯也。人君倘不自覺知，未有不墮其計中者。竊嘗譬之一國之有君，猶心之宅百體也。苟一體之不密，則膚腠受邪而病氣干其正矣。病氣干其正，日以漸靡，而曾不知懼，猶且表表自喜以為完人，其可復觀曹刻。觀曹刻二字也。耶有如子嵩者，其生平志業，蓋以孔明、茂宏為不足法。至其晚節末路，乃乘人主膚腠曹刻。腠曹刻字之隙，而危為一竅之邪。鄙哉斯人也。鄙哉斯人也。曹刻。古語不云乎：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抑謂是也夫。

邊南院之始為將也，愛惜曹刻。士卒分甘絕苦，其所過之地，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齊而有容。時人從而目之曰：邊菩薩。望其旄纛之所指，舉欣欣曹刻。然相告曰：是庶幾其撩理我也。及其既耄，則威不克愛，綱紀紊亂，玩侮曹刻。瀆禁約不勝。時人又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其旄纛之所指，舉疾視而相告曰：是憤憤曹刻。者無寧其澆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既買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譬之龜焉，灼其中者，文曹刻。見於兆矣。古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夫烏之所集，其屋必潤；儲胥者，主人儲曹刻。意以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戒。

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往往皆以為當自潭越始。烈祖不以為是。一旦召宋齊邱、馮延巳等數人俱入。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為腹背，腹背奠，然後手足有所運。朕藉揚曹刻。徐遺業，撫復曹刻。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繪事，寤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雖曹刻。未得處囊中。

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脫而出矣。毛本云而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緒，若墜冰

諫耶谷，倭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心，未足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為士卒先者，非有所

顧慙也。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

可以遠舉，旌麾黯闇，不可以號召，輿賦不充，不可以興事。陛下撫封境之內，共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

如將有所志，必從跬步始。今王潮餘孽，負固閩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錢塘君臣屏駑，不能得曹刻自立而

又刮曹刻地重斂，下戶斃跡。荆楚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壤接地連，風馬相及，臣愚

以為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士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尚庶幾從一二

股肱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日瞑。然嘗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

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元，感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曹

脫徐字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

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為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

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曹刻脫下恐所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

馬在湖湘間，恣為不法。兵若南指，曹刻諫作指南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

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為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誼。

曹刻作明誼毛本作盟誼今從毛本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國，迺外以為蔽障者也。疆場之虞，不

警於外曹刻脫外字。廷則寬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秉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

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啓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爲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潛

竊，寧又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爲哉？於是孫忌及宋齊邱同辭以對曰：聖

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曹刻以下別爲一條。上嘗服金石藥，疽劇將崩，呼元宗登御榻，嚙其指至血出，戒之曰：

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陳覺等爭爲討閩之役，馮延己因侍宴爲嫚言曰：先

帝齷齪無大略，每日戢曹刻誤。兵自喜，邊壘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齋咨動邑，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爲，

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師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眞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頗領其語，

其後閩土判渙，竟成遷延之兵。湖湘旣定而復變，地不加闢，財乏而不振，會耶律南入，中國大亂，邊地連

表請歸命，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者韓熙載上疏，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茫不可爲計。刮瘍囊

創，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代。時有隱君

子，作爲割江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將遷幸南都曹刻誤作，而伶人李家

明亦獻詩云：龍舟悠漾錦飄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入壽杯中。故知傾國之漸，良

由廢烈祖之聖訓而致然也。按所云隱士，卽叟父虛白也。

叟曰：國之將亡，反本塞源。元宗自在藩邸，仁孝播聞，及愾於賊臣之諛言，至詆誣先烈以自聖。曹刻脫自聖二字。嚙指願命，忽如風之過耳，天不祚唐，可爲傷心。吁！儉人小夫，不足以共謀國也。如此，叟每寘念于中，則

不覺爲之墮睫。

烈祖使馮延己爲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己曰：君常輕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然上置君于曹刻脫于字。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誤國朝大計也。延己失色，不對而起。

叟曰：昔賈誼爲漢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子爲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劉洎亦推明其說，蓋傳付曹刻付託。之重，當慎厥初。伏觀元宗天資粹美，聞見卓遠，儻使重厚識體之臣，左右前後，助成聖德，則必

能拱手垂衣，克承負荷。叟聞長老說馮延己之爲人，亦有可喜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而聽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但所養不厚，急於功名，持頤曹刻誤作恃，豎頗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後知孫丞相可謂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爲由伎心而發，豈其然耶？

陳覺不俟詔旨，進討福州。馮延魯貪功，亟謀掎角，及戎曹刻誤我。律大撓，輿尸不歸。元宗大怒，命鑲二臣至國都，奪官，流之支郡。秘書丞韓熙載上疏請誅斬之，以謝國人。其略云：擅興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效死之士，何視而勸？元宗不能用其語。

叟初聞江南老人言，熙載素惡於二馮，又與陳覺故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無過也。及見後主歸命，家國湮覆，求其傾圮之漸，乃兆於討閩之役。然則雖斷二子之首，蓋不足以贖責。自樊若冰哀取陰事，輸之於天朝，國人恨之入於骨髓，至發其先壘，投骨於江流，由是以考之，韓之至言，當自

為體國而發。彼輕以小人之心而揣量君子。殊愧前聞之陋。

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臨朝之際。曲盡委制。湖南嘗遣廖法正將聘。既還。語人曰。汝未曹刻頃識東朝

官家。其為人粹若琢玉。南嶽真君恐未知也。是以荆渚孫光憲。絳續通歷云。聖表聞於四鄰。蓋謂曹刻以此

也。又其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朴素。宛同儒者。時時作為歌詩。皆出入風騷。士子傳以為玩服。其新藻曹刻麗

是時承烈祖勤儉之後。國家富給。羣臣操觚管小技。侍從左右。承閒納科曹刻脫。說多自謂國勢崇盛。如

舉太山以壓朽壤。盪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荆兄弟爭國。有聲可乘。上亦昧曹刻味誤於幾先。營惑利口。於

是連兵十許年曹刻脫。國削民乏。渺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繫影。初惠昭曹刻誤。太子少有遠見。力諫上

不知息兵養民。不蒙聽納。忽忽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自議南遷

曹刻誤。豫章百不如意。邑邑無聊。以至捐棄服御。

叟嘗讀漢書。見班固贊元帝優柔。大率頗似元宗。古今異世。而乃適同尊號。西都坐是不振。而南國亦

復陰陰如日就暮。因感揚雄論魯不用真儒曹刻誤。之說。又傳稱是儀也。非禮也。唯禮為能定國。吁。非

真儒不足以救國之危削。非明禮不足以權國之安榮。曹刻誤。元宗曹刻有君臣殆曹刻有。有遺恨於此。

西平王周本。經事諸楊。最為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故所至稱治。後唐莊宗初

入洛。吳遣盧蘋致賀。曹刻誤。帝歷數南朝大臣。尤多本。以為忠勇。叟嘗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

楚人為圍高安。以為之聲援。朝廷肝食。嚴可求薦本。可以為將。本堅辭不肯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

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曹刻誤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曹刻誤乃具選兵七千人，計日齋糧，晨夕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衆寡情見，則不可用也。吾欲及其銳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姑欲牽綴我師，使全諷。曹刻誤得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擣象牙潭，突曹刻有其壘，疾攻之，全諷少狃。曹刻誤其衆且笑，本率易，殊不顧荅。本先遣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趨而薄之，全諷據胡牀，瞪視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譙，楚人果宵遯矣。

叟嘗壯西平此舉，以爲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比者嘗見中朝常丞相袞有言曰：自二漢以來，每有兵戎，必建專征之帥。衛青、霍去病，專統五道，連率九郡之師，遂清漠北。竇憲發北軍五校，黎陽沿邊十二郡騎及羌胡匈奴兵，卒勒燕然。魏命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留鎮於巢，終成帝業。晉命王濬、杜預等七軍都督二十萬衆，卒平東吳。後周時，奚胡雜種叛於放。曹刻誤夏州一城之難，賊衆至少，猶命于謹。曹刻置大行臺，統五州軍事以討平之。隋五原部落雜叛，敵甚易取，亦使高穎。曹刻誤領行軍元帥以出征。及國初，輔公祏。曹刻誤反丹陽，命李靖爲副元帥，統李勣。曹刻誤等七總管以擒之。吐谷渾。曹刻誤寇邊，命任城臣。曹刻誤王道宗等五軍擊緊。曹刻誤降之。開元以後，天下無事，戎鎮玩安，浸紊經制。然至德以來，尙有統帥也。唯鄴業。曹刻誤城之役，九節度之師，逡巡而潰，以無統帥，無所制命故也。吁！繼牽纒。曹刻誤俱長，則

頗駭分俟。驟服共駕。則輪輿必奔。曹刻誤孰謂西平不知書耶。蓋與兵法可謂開合者矣。

高審思守壽春。大為傲敵。曹刻誤備晨夕出號。刁斗相屬。躬率士卒。繕完城壘。樓櫓渠苔。色色整飭。曹刻誤或

諛以為選儒。大不何。曹刻誤以示敵也。掾史聞而恥之。因開入白曰。此城天險。號曰金湯。今以明將軍之

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用曉昏孜孜。勞苦神算者耶。審思笑而荅曰。君以老兵為怯耶。夫兵固多變。不可

以不懼。曹刻過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虜如何爾。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使水工奪城

中水道。穿濬所從入。每礙於角。勒不得進。又為曹刻誤棚車載兵。以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而焚之。

立盡。又為地道。潛攻向城。而隧之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相顧失色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而去。行

未數里。而審思先為潛機。載勁卒行地中。遶出北兵之前。曳薪揚塵。岔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愕眙。

皆以為從天墮也。審思又發懸門。出衆夾而攻之。北兵殲焉。由是終審思之世。壽春不受圍。向日掾史曹刻

誤吏拜而言曰。將軍天也。恐不能及矣。曹刻

叟曰。古之善將兵者。能勇能怯。能弱能強。高審思其有焉。

徐丞相玠。反覆於楊李之際。竟曹刻以恩澤自固。累臨方鎮。率以貪濁聞。其性本好神仙。曹刻無其頗修服

餌之術。然乃以賤價市丹砂之下者。以充其用。

叟曰。彼甘心以營服食。蓋至誠以愛其軀命者也。尚猶顧悵若是。求其泄官政。處國事。夫又何觀。吁。充

徐侯曹刻脫之操。真所謂膏肓之疾歟。

烈祖初造唐，勞心五十餘年，須髮爲之早白。其所以側席傾遲天下之士，蓋可曹刻謂無所不至者矣。然僅得宋齊邱、孫忌、李建勳等數人而已。就數人中，孫與宋不能善終，而鍾山公又雅尙廉退，是以三世開國，而譜傳所錄無大可紀者。當是時，天下瓜裂，中國衣冠多依齊臺，曹刻誤以故江南稱爲文物最盛處。然其濯濯如此云爾。及宋子嵩用意一變，羣儉險，曹刻誤人乘資以騁，二三曹刻誤馮查陳，遂有五鬼之目。望風塵而投款者，至不可以數計。彼正人端士，雖數路廣取，勞謙遲久而不可以多得，翕訛詭隨之，黨順風一呼而肩摩踵決，唯恐其不容，天意之不齊，乃至於是。

叟曰：昔漢武帝營甘泉宮，度爲千門萬戶，以致神靈。是時南山曹刻脫山字，中有所謂卷舌柏者，曹刻脫一名

側柏，一名珠子松。帝愛其纒纒下垂，如建翠鳳之旗，如仙女委珮，其色相照耀，有如奪人之目。因詔凡

旁南山諸縣，如藍田等處，曹刻無縣如二字，率歲致三十本，列植于階廡之間。考漢之諸帝，唯孝武長年，以歲計

其所致，不知其爲數幾何。其後孝元帝用諸儒之說，盡廢諸祕祝之祠。自武至元，爲日亦未幾也。祠官

長陵董可宗，按行故宮，求識所謂珠子松者，漫不可復得。毀垣斷塹，但有胡耳等蒙密充牣乎其中。彼

所謂胡耳者，本西域植物，中國故無有也。自張騫通諸國時，有爲羊馬之獻者，胡耳之實，偶綴於毛端，

因得遺種五陵。人所謂鄙棄樵牧，曹刻誤以爲下材者，霜冬就槁，常困曹刻誤焚如之禍，嗚呼！近如南山，

而過爲萬乘之所愛錄，又率歲以致之，側柏顧不能存之於數十年間，遠如西域，特因曹刻誤如，羊馬之

殘彘，而燔苻鄙賤之餘，未有如胡耳者，而乃延曼彌滿，至不可勝除。然則是果天意歟？是果非天意歟？

千世之下而士之多感激者必將潛然於叟之斯言。

太祖討李重進於揚州南唐遣馮延巳受命太祖召對謂延巳曰凡舉事不欲再籍我遂欲朝服濟江汝主何以相待延巳對曰重進姦雄聞於一時尚且一戰就擒易如拉朽叢爾小國誠不足仰曹刻說煩神慮但江南士庶眷戀主恩各有必死之志若天威曹刻說暴臨恐須少延晷刻大朝儻肯捐棄數十萬卒與之血戰何慮而不可太祖笑曰吾與汝主大義已定前言聊以戲卿耳

叟嘗謂延巳此言可以寒心遭逢太祖聖德宏達籠絡宇宙方且置江南於度外是以延巳小夫曹刻失夫

字奉使失辭曾不加質責聊荅之以一笑也向極褊量如魏祖有伎心以隋文則延巳之斯言乃為致討之因矣曾憶春秋時齊魯構兵齊侯謂魯之行人曰魯人恐乎對曰不和則有之恐則未也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何恃而不恐對曰其小人痛其父兄之讎不能茹度而願致其死力何有於恐君子則更悼失言以致君討且曰先公僖桓曹刻以來世尋載盟祖宗之言明神實聞無寧及君之世而肯覆其成唯此之恃亦何有於恐齊侯曰善解兵而加聘焉是故小之所以事大信不諭焉將託傳於說辭忠信以守之說辭以行之猶恐不免焉故曰延巳此言可為寒心

義祖嘗夢臨大水水中有黃龍無數旁有一古丈夫冠服如三禮圖所畫節服氏之形荷一大戟而立語義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驚悸而覺未幾掠得烈祖養以為子又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唐刻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顧曹刻說見元宗方倚楹曹刻

而立遣人候上動靜。於是立嫡之意遂決。後主時，潯陽潮退，有一大鱸，環體於洲上。時時舉首噉喙，水自腦而出，數日乃死。潯江之人，饜食其肉。世說以爲海神鑿腦取珠，因以致斃。

叟時不悅，知江南國將除矣。何則？受命之初，黃龍入夢，今龍之弗兆，而海鱸見形，夫鱸之不可以爲龍也。顧其軀體雖大，亦何所益？然且不容於其藏，而暴露於江渚，骨節解而膏肉分，非亡徵而何？

後主天性喜學問，嘗命兩省丞郎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賜之對坐，與相劇談。至夜曹刻脫分字，迺罷其具。曹刻誤論國事，每以富何爲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承盛國之後，羣臣又皆尋常充位之

人，議論率不如旨。嘗一日歎曰：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爲雜說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叟昔於江表民家，見竊寫真容，觀其廣頰隆準，風神灑落，居然自有塵外意。會大明在天，燭火不約而銷滅，興王撫運，四海居然而面內，加之保大以來，國謀顛錯，民困財匱，百度墮紊，後主適當頽年，勢不

能支久。蓋亦天時人事。曹刻云蓋一時互備於斯焉。毛本無徐鉉與其弟錯，久被眷顧，家素曹刻富貴，多收曹刻無奇書，弟兄皆力學，以儒術名一時。是以後進晚生，莫

不宗尚。唯張洎、潘佑，每每訕譏，蓋二人負其才曹刻藻，不肯少自低下故也。及錯早卒，鉉後遂當國，洎因詭與之合。曹刻因詭誤遂出力共擠佑，佑以故多不下。曹刻誤調世出。毛本指徐爲少容，而恨潘以不讓，交以爲失

焉。及潘以直諫死，士大夫仰高其德名，爲爭作詩誄以哀之。是時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者

少貶其所為。

叟比曹刻脫聞鉉及湯悅奉詔書江南事居處猥僻夫及見其成書然妄意深疑徐尙有伎心或將幸

潘之歿而厚誣潘於泉下夫佑實疏雋為人少法度譬如長松古栝固自礪礪多節目乃若趣操曹刻

若趣操必不肯忍為非義也平居一言之不酬雖即刎決而不顧及其當大事立危議曹刻云立挺然不

回去古人亦何遠之有後主既已誅佑而察其無他腸意甚悔之是以厚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往往投

饋至為作感傷之文此南州士大夫所共知也叟誠逆詐貪書其事以遺後之人使正史或出不能傳

其謬悠是亦仁人之心也。

盧多遜來聘南伐之形見矣後主亦微知之因遣使乞受封册不報甲戌歲季穆銜命詔後主入陪郊禮

舉國震恐後主恒擾辭疾不敢赴九月王師尅池州先是江南風將並以殂歿主兵者多新進後主大臣

皆媿娶取容幃幄籌議自相躋駁其閒輕狡曹刻者日幸兵戈之興以為功名可圖張遇鄭彥華不請於

朝遽以輕兵北襲建安軍又欲火滁州之郭皆不克而返上流鎮守迎旗奔潰王師不血刃而傅城下先

是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自以為忠義可以曹刻誤謀國後主亦雅信之於是誅皇甫繼勳定為城守之

計城中有盧絳者粗名驍勇舊經征戰人心倚以為固喬曹刻脫因與之爭言氣白後主遣率所領援南

徐曹刻絳受命鳴鼓整旗由水道方舟而出王師知其必死為開圍而縱之自是孤城坐守無復方略會

劉澄以京口降於曹刻誤越盧絳轉入宣歙山閒中外喪沮始有請降之議其日後主悉坐羣臣於殿下

問計所從出。丞相徐鉉等皆唯唯，不得對。陳喬建白：「欲遣人冒圍，悉起上流之兵，背城一戰，降固未晚也。衛尉卿陳大雅舉笏而言曰：『侍郎平日自謂赤心許國，是以陛下悉心相待，名位烏奕。』」曹刻榮流輩所不敢望。今都城受圍，復欲遣何人犯難者耶？後主字大雅而謂之曰：「審己儒者人。」曹刻也。平時尚欲急人之急，能強。曹刻脫強字。爲孤一行，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也。大雅再拜而言曰：「陛下十許年來，焦心養士，羣臣不能報稱萬分之一。今倉卒之際，至煩玉音反覆如此，臣罪合萬死。然臣愚以謂覆水之勢，殆於難圖。臣雖幸承威靈，恐不克辦。」後主曰：「我平生喜耽佛學，其於世味澹如也。先帝棄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曹刻云：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蓋誤。誠非本心，自割江以來，亡形已見，屈身以奉中朝，唯恐獲罪，嘗思脫履，願無計耳。竟煩天討，蹙迫如是，孤亦安能惜一日之辱。正以城圍淹時，旅拒既久，暴輸降款，將不見納，是以欲起上江征戍，共相影荅，然後投誠請命。於是亦或爲允。」曹刻見大雅曰：「陛下乏使令，不以下臣爲不佞，臣請死生以之。然敢問上江主帥，誰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朱令贇志不營私，其庶幾分孤之憂。」大雅曰：「臣頃經與之同事，至悉令贇之爲人，雖斷斷願國而無遠謀，頗復諫而自用，臣懼非解紛之才也。」後主曰：「古人有言：『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今日之急，遐暇於擇。」大雅曰：「臣請得奉將明命，都護諸軍進止，臣雖不武，願竭鴛蹇，或有千慮之一得，若與令贇共事，必無益也。」後主色不懌，曰：「諸人平時高談尙稷，眼前但欲爲任蠻奴計，孤亦何日。」曹刻誤所託命也。因歔歔而起，晚出詔付大雅，發令贇等軍，督促卽行。大雅不敢復辭，以其夜三鼓，犯圍馳出，時令贇亦以團聚江西軍馬，欲絡繹赴難。大雅至，勸令贇倍道星行，令贇不能用，乃於潯陽

口縛曹刻誤大筏載糧糗軍資數十萬計許曹刻誤行至石牌營於新開河口是日苦霧晝集如帟幕籠罩營

上雖對面人顧不見其掌曹刻誤自在曹刻外來者言有白氣如虹上互於天大雅謂令贊曰吾輩為勤王之

舉而奇祥若斯公宜審度不可忽也令贊亦畏懼不悅斬有罪者數人引軍以行次日至虎罇洲軍士望

見王師上有氣皆如鸞翔鳳舞狀曹刻狀字誤咸知不敵令贊謂大雅曰僕此頭顱決為國家效一死念與

卿俱沒無益也煩卿為先事入白可乎大雅曰入城易爾北兵氣象如此願明將軍明算審數勿輕舉動

也於是大雅馳還臺城辛勤冒矢石纔得潛入君臣相持暗鳴泣下大雅曰令贊軍必無成於是使喬草

降表焉其日令贊獨乘大航高數十重上設旗鼓蔽江而下王師聚而攻之矢集如蠅令贊窘不知所為

乃發急火油以禦之北風暴起煙焰漲空軍遂大潰令贊死之自旦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王師入

城矣陳喬羞悸雉經於闕下大雅拜辭後主出投殿角井中衣挂井幹不得促決曹刻云不兵入引而出之

統帥曹公義其事下令葬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與後主自隨入朝拜太子洗馬歲餘忽然而卒

叟嘗聞此三人者皆孤介特立無游談之助故致位曹刻誤不甚通顯及臨危效命獨先於衆人乃知

忠義激發見於臨事有如此者叟嘗曹刻欲為之作傳苦不知其譜系今行且老矣私念不腆之文不

足以表襮況復復字曹刻脫國亡之際舉朝持祿相為沈淪往往爭言其君之短長以自媒銜甚可醜也彼

其視朱陳死事大雅忘身宜其媚忌而橫相詆訾必欲其無傳而後止吁此叟所以執筆涕下浪浪而不自禁者也

丞相孫侯忌之在重位也。介獨自守。不接見賓客。生平所不喜者。惡之不能忘。其與宋齊邱馮延己輩。幾如不同天之讎。及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熱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餘非所知也。是時曹刻誤鍾謨亦拔自下位。預聞國事。銳意有爲。而不肯比數時輩。朝臣嫉之。上下側目。及北使還朝。爲唐鎬所擠。卒以竄死。

叟嘗謂此二人者。志業不同。雖俱負許國之志。至死而不變。乃如經濟庶務。位在百工之上。則似非叟之所聞。何以言之。夫宰相者曹刻無。大官也。處大官者。不務小察。不規小智。故曰。大匠不斲。曹刻誤作大大

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齊桓公問相於管仲矣。管仲對曰。鮑叔之爲人。清廉潔直。視人不已者。不以比之於人。聞人之不善。入耳而不能忘。無已則隰朋其可。其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

哀不已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無已則隰朋其可。夫宰相者。鮑叔之所不能爲也。曹刻無而曹刻無。亦何有於曹刻誤孫鍾孤刺而狼狽。曹刻誤雖周公亦不足觀也。

已。獨孤郁有言曰。今之在位者。其無公歟。見一善。莫之或稱也。其意則曰。非我事也。苟以爲非我所當事。曹刻誤作非我是荷也則無所往而非我事矣。曹刻無所往而非我事。天地之間。無乃大寂寥矣乎。今孫

鍾之量。不直以爲非我所當事而已矣。蓋又挈挈曹刻脫焉。規露其所有。唯恐人之或先於我也。曹刻是曹刻誤以護前而排下。欲以兩手爲天下之障。嗚呼。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宰相者。當代天工以匠

成庶類者也。其不任責。則必有大譴。今孫鍾非止不任責也。操一國之勢。而願與士爲讎。然則卒罹於

非命者非不幸也。曹刻云非所謂不幸也。

常夢錫性獷直初陞曹刻誤朝見黨人互相推挽日以謬悠嘗試之說聾聵朝聽夢錫大驚因發狂歸杜

門旬外補又數年復還朝列會上巳日朝貴出秦淮遊讌坐中有詆大朝事者夢錫瞪目戟手曰諸君平

時每言致君如堯舜今返自爲小朝耶衆莫之對夢錫歸遂上表歷指權要朋私賣國及發宰執狼籍數

事朝廷不能加察以其語大忤奪官流徙夢錫因忽忽不得志以卒待當作後主時方追加甄贈

叟嘗謂言曹刻上古之時人僞未熾也曹刻有有所謂指邪戒佞之草非能切痛於人也然其芒穎之所曹刻無

搖已足以破非心於肝鬲矣德之下衰文姦而飾詐者漸起於是有神羊獬廌之獸造形而致觸然未

尙疑是尙有聲氣也而其頭角之所取亦足以判曲直明是非德又下衰混淆而區處以智力相軋爭

其消息乃如寒暑之序而莫得其端倪不可復以衡毛本作衡決矣迺有悻悻頰怒之氣鍾於中不能

之節士句似有誤或是不能中節之士叫號疾呼陵等辱曹刻誤而犯分不惜其軀命而貪以其不訾之孤力思有以拔山

之根黨雖且不格以死亡猶曹刻誤將使後世之下粗有槩操者亦皆爲之毛髮森慄有如夢錫者真

其人歟吁自草而獸自獸而人至於人亦極矣而又且不勝焉吾不知繼其後者又將孰恃以寄其直

耶冥冥之上不曰有天乎借或天且愬然而不以爲事則吾知其末如之何矣

晉王景遂性好寶玉嘗以玉杯行酒坐客傳玩以爲希世之奇贊善張易佯醉抵之地曰貴寶賤士大曹刻

脫大字王不當如是坐上客皆矐眙失色王斂容謝之自是每慰薦易及易當使海東王驚促入白上以爲

耶。朝臣如張易不可多得。柰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曹刻誤如知。易之爲人。海神豈敢侮。曹刻之

叟嘗謂人之常情。甘於耳目之近玩。而瞶於左右之諛言。泯泯以終其身。而不之知覺者。舉皆是也。古語有之。自曹刻脫非聖人。不能受人盡言。張易輕以胸臆。而迴宗藩之嗜好。非惟不加憐惜。而更得褒敬焉。故張易言之無難也。晉王受之爲難。迴視坐上逢意而贊奇之人。何啻奴顏婢膝。乞匄者之所爲。夫彼既忍於是。能矣。卒曹刻誤然而正直之言。橫出於其所不意。求其不沾沾巧譏。以媚嫉正士者。幸矣。則其矜貽瑟縮。顏色不能自主。亦無足怪也。今晉王乃能超然出於流俗尋常之見。而危受國士之言於羣枉之中。至爲之終身愛惜。惟恐其不至。以是而迹王之所存。其有以大過人者。世之人連連於形迹之僞。而促爲斂容以謝者。蓋有之矣。然未必由衷也。未必由衷。則不能如王之慰薦易者矣。嗚呼。九泉而可作也。叟其曹刻擁篲於晉邸之門。

天長令江夢孫初至官。吏白大廳妖怪不可居。請止便。曹刻誤室。夢孫曰。勿卹。吾自當之。既夕。果有魅呼笑而至。掀投牀几。叩寢室疾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臥聞。蒼之以曙。乃整服朝服。秉執出戶。蒸鑪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召縣令。夫令曹刻脫爲民長。必有正應。以御羣吏。汝或爲神。必當受民祠。曹刻誤豈得非理。曹刻與王者主宰爭居官府。日月昭晰。吾當奏白。曹刻上汝雖後悔。其可及乎。由是闕然。不復聞靈嚮矣。

叟曰。太古之時。民神雜擾。申命重黎。絕地天通。禹鑄九鼎。以圖神姦。使人人曹刻脫一通知其名象。雖入

山林。而繆盭曹刻缺。弗祥之氣。弗敢奸也。聖人之所以慮天下後世者。可謂詳盡矣。今天長之魅。乃據

縣令治所。而與其官長爭處。吁。豈不怪矣乎。然而人之曹刻無心靜者。天地可鑑也。日月可照也。出其

言而不戾於正。則羣枉者必將撓服。考夢孫之所以行己者。魅固不格矣。柰何尙且恣睢作爲淫威。及

聞正言。然後情得意沮。藏匿伏息。彼亦下愚之類。非所謂黠鬼也。

宋子嵩初佐烈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操。議論可聽。及晚年惑於陳覺。馮延巳

等。更疎薄。平時素所知獎者。新進用事之人。勢氣餒。往往炙手可熱。孫丞相等。嘗所歎吒。一日晟開見

齊邱曰。君侯以管樂之材。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主所與其心意者。近則法從數君子。遠

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史。皆繩愆糾繆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聽。羽儀儲宮。所以曹刻無所隆重國

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曹刻重質曹刻脫重。有守而不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羣聽尙且不愜。將復何所

冀耶。齊邱曰。無忌素以大量稱。號能容同。曹刻脫異者。方今大業草創。實藉衆俊。柰何銖稱而衡較。且人

全材實不易得。若以一節一目而廢其尋常。僕懼無時而可以得人也。晟曰。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素

絲者而歎曰。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凡五入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舜染於許由。伯陽曹刻。禹染於

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辛曹刻。

岐踵之戎。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曹刻脫。敦。此四王者。所

誤卒

染不當。故爲天下僂。今晨之私憂過計。非謂求備於人材也。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所曹
脫所。染豈惟人主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於士庶人。無不其然。君侯德操內定。洞鑑情僞。灼知
事物之數。小夫儉人。固無竄察。晨實恐九重淵深。四聰曹
曹刻脫。政當當字。有敏受之垢。或可以移乾剛之斷。當爾之日。君侯方將挈其曹
其字。契領無所及矣。晨本羈
旅之餘。智意昏痿。誠感主上不世之遇。而懷君侯推轂之私。故貪竭其羣曹
曹刻。數日。韓熙載入見。齊邱曰。小人今日出郊。見羣兒爲飛鳶之戲。竊有所感激也。今爲相君言之可乎。齊邱
曰。願聞之。熙載曰。夫飛鳶之初逝也。其絲發於輪。緩急在掌握之間。或上或下。蓋唯羣兒所欲爾。及空迴
風迅。線尾端曹
曹刻重一。直時或激昂動搖。羣兒相語曰。此名索線也。慎不可縱。縱則斷線而去矣。執線輪者
心知其如此。然獨念其決起曹
曹刻。可以快一時之觀。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雖欲不縱。亦
不可得也。旣縱之後。怵怵如鼓危絃。其聲琮琤曹
曹刻。忽一得勢。則大挽裂以往。或盤珊太虛之上。或投
於滄洲杳渺之外。或冒於積莽翳蒼之間。羣兒躡斷緒。窮荒徑。盡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爲其
親加扑捶焉。嗟夫。世事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爲念。齊邱曰。日者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
之辨。可謂微矣。吾方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曰。天下之勢。蓋又有勢於此者。須別日曹
曹刻。謁之。及馮陳朱宋
宋。查之黨成。齊邱地在嫌甚。不得已。遜於九峯之谷。一日晨起。覽鏡曰。吾貌有慚色。
應愧孫無忌。韓叔言蓋謂此也。

叟曰。儉狷之移人也。願不怪哉。宋子嵩心知其故而且不免焉。古詩有之。當路莫栽荆棘樹。他時免挂子孫衣。乃如子嵩則身罹其難。由其用智之不明故也。惜夫。曹刻矣。

山東有隱君子者。素負傑曹刻出。人之材。與昌黎韓熙載同時南渡。初以說于宋齊邱。為五可十必然之論。

大抵多指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之道大。吾懼不能了此。因引以曹刻見烈祖。烈祖曰。江南之埽曹刻地。

如覆甌。子幸何以教我。對曰。昔關中父老語劉德輿曰。曹刻云。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聯絡。是公

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是為明使君。願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烈祖頗喜

其言。然以南國初基。未能用也。曹刻之。遂擢為校書郎。歷以羣從事。雅非其所欲也。於是放意泉石。以曹刻脫

詩酒自娛。及嗣主登位。韓叔言表薦其名。召將用之。見於便殿。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非臣

所能知。嗣主賜之以酒。飲即徑醉。溺於殿陛之曹刻無之字。下上笑曰。真隱士也。賜田五畝。以遣之。遂卒不仕。

傳按此亦叟父虛白事也。賜田五畝。馬陸南唐書俱作五頃。十國春秋作百頃。彼此懸殊。南唐書所載似為近之。○又按毛本作五百畝。與馬陸書五頃合。

叟嘗聞帝者得其根莖。王者得其英華。霸者得其附枝。小之不可以為大。猶東之不可以為西也。有如
之人者。邀說烈祖以王者之事而不合。則有卷之而已矣。夫豈肯斲而小之也哉。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世家。富豪頗好侈怙。不為烈祖所禮。元宗愛其
詞章。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在朝挺挺諒直。不為權勢所喜。至誣以縱酒。黜為和州司馬。其實熙載
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復入綸掖。誥令典雅。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羈旅被

遇。曹刻思展布支體。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材。於是大開門館。延納雋彥。凡占一伎一能之士。無不加以意收采。唯恐不及。雖久病疲茶。亦不廢接對。至誠獎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筆。手自寫繕。展轉愛玩。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遽捨。後房蓄聲妓。皆天下妙絕。彈絲吹竹。清歌豔舞之觀。所以娛侑賓客者。皆曲臻其極。是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鉉。徐鉉。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舉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聞聽。曹刻聽翁然以爲當愜。曹刻愜後主卽位。適會朱元反。曹刻反字叛。頗有疑北客之意。唯待熙載不衰。又熙載曾將命大朝。留不得遣。有詩題館中曰。我本江西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舉目無相識。清風吹我寒。明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時宰見而憫之。爲白天子遣還。以此之故。嫌疑不及。然。曹刻脫嫌疑不熙載內亦不自安。因彌事荒蕪。殆於廢日。曹刻殆於廢日俸祿之數。不得充其用。及身沒之日。後主痛惜曰。天奪吾良臣何速也。遂不爰立。曹刻脫遂不爰立願左右曰。今將贈熙載以平章事。前代嘗有此例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其例也。後主卽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諡曰文靖。葬於梅嶺岡。謝安墓側。江南人臣恩禮。少有其比。

叟嘗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興王之令典也。及讀虞書。稱天秩五禮。天討五罪。又大易之辭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乃知興王之所。曹刻誤柄以賞罰者。是乃天意也。宋子嵩。孫無忌。以才名高於南唐。子嵩在位三十許年。歷處權任。然睚眦自大。而尤恨人之不同己者。無忌鐵心石腸。落落以

忠赤自許。至其論人材。則門下蓋如掃焉。二丞相之死。雖其事不同。而皆罹非命。并其孫子殄殲無遺。

叟意其為天之所殛故也。曹刻無故字。韓叔言雖奉養過腆。動筆譏議。處世逼迫。略無好悰。然身死之日。備

享哀榮。蓋其平生特以愛禮人士為稱而已矣。曹刻云時以禮下人士為稱矣。叟又意其為天之所佑故也。夫天之所

為。人莫之知。雖勇如若。曹刻無者字。賁育者。曹刻無者字。不能支。亦不能移也。曹刻云亦所不能移者也。後之有位之君子。其戒之哉。

其戒之哉。

劍浦人陳陶。學通天人。自負台鉉之器。不肯妄干託。曹刻乞。及聞宋子嵩秉政。凡所薦擢。率浮靡。曹刻誤。儉佞。

陶自知決不能入。因築室南都之西山。以吟詠自放。及齊邱出鎮。陶更有蒲輪之望。仍自詠曰。中原莫道

無鸞鳳。自是皇家結網疎。故與水曹郎任腕相善。以詩寄之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朝廷

亦自知其名。欲加召用。會割江多故。未暇也。是時江南多妖孽。彗孛盡見。陶察運祚衰替。不可扶持。遂絕

意於薦紳。專以服食鍊鍊。曹刻脫食鍊二字。氣為事。又詩有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語疎。又云。近來世上無

徐庶。曹刻云近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又云。蟠溪老叟無人問。閒列榘梨教論。曹刻六韜榘梨其二子小字也。或

問其優劣。陶荅曰。味雖不同。曹刻云棹梨不同。皆可於口。

叟嘗謂明王馭世。哲匠宰物。要當使一世之士。曹刻云要使一世之中。相為低昂。曹刻無相為低昂句。無有齎志遺恨者。夫然

後物物得其曹刻無得其二字。平。夫是之謂太平。昔應侯與賈子坐於堂上。聞門。曹刻誤。有鼓琴瑟之聲。應侯曰。一

何悲耶。賈子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夫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卑處也。取彼良材而卑處之。能勿悲

矣乎。曹刻能無是故騏驥不遺能於良樂。良寶不藏耀於隋隋。曹刻脫郢蓋其輝耀。曹刻誤光夜射則價高秦趙。

飛翮滅沒。曹刻無則則字。曹刻無豈論燕越物尙有之士亦宜然。庾闡有云。曹刻無庾闡有云四。桂林生於五嶺。杞

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曹刻云夫以卉木力志設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俾之滯於常流。曹刻脫

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故叟以陳陶之志業考之。曹刻誤作故叟一陳之有以知唐室之不競。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叟爲山東人不著名氏。清泰中避地江表營釣磯以自隱。李氏亡國追記南唐

興廢事得百二十餘疏于此書。今本直刊爲史虛白撰不知何所據也。錢又引其自序中語云。文慙子

山之麗興衰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今無此序而事亦止二十九條。知所刻非全本也。乾

隆丙申重九枚菴漫士吳翌鳳記。

明年丁酉九月十日借滋蘭堂朱氏所藏汲古閣舊抄本校正誤闕補錄卷首脫簡略成善本矣。何小

山一跋并附于左方漫士又書。

釣磯立談往見崑山徐司寇大字宋本紙刻精好迄今猶在目中。昨于殘臘買得此本頗以胥抄拙劣

爲弄頃偶將曹氏新刻相較曹刻脫誤不勝其多開册便缺二版兩行又少一序後此册誤版版皆是

不可枚數云。康熙乙未秋末小山記。

右釣磯立談一卷作者自稱曰叟不署姓名據十國春秋以爲南唐史虛白撰棟亭曹氏刻于維揚遂

以其名列之首簡予以自序及他書考之蓋虛白仲子之筆也。虛白在烈祖時曾爲校書郎故序稱先

校書。又龍袞江南野史云。虛白二子。長早卒。次舉進士。孫溫。咸平中擢第。今序有云。使小子溫成誦于口。知其出于仲氏矣。卷中述虛白事。曰隱士曰山東隱君子。並諱先校書之稱。或者疑之。考虛白初以說于烈祖。度不能用。遂絕意世事。犢車載酒。山童負瓢。超然塵埃之外。身隱焉文。此固其先志也。元本凡百二十條。已亡佚過半。棟亭刊本。復多殘闕。枚菴漫士得汲古閣舊鈔。凡般微桓構惇廓等字。俱諱末筆。一仍宋刻之舊。頗稱完善。因就曹本詳加讎勘。補錄自序一首。脫簡二。釀訂其缺誤。復數百字。頓還舊觀矣。丁酉孟冬。予訪舊吳閩。獲從枚菴借錄。既賞毛本之佳。益惜曹刻之陋。遂命梓氏亟刊正之。且以酬枚菴校錄之勤也。乾隆戊戌二月上浣。得閒居士鮑廷博識。

附錄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版轅，挂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涇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尙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澤，虛白鶴鬣杖藜，謁鑾輅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醒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有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散矣。泊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蒸紙緡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鄭文寶南唐近事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昌黎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生輔政，偕詣建康，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試之以牋翰，使女奴索諷弄脫諷。此句似有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應接，曾

未暫滯。衆不能屈。乃延語政治。多引湯武伊呂之說。齊邱之志乃竊術。以虛白爲邊略機務。此句似有脫誤。乃引見先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淮。摘煮山海。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他顧。與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不平。恥其初言失。因褒衣博帶。縱櫂南游。至廬山。與佛老之徒。耽玩泉石。以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卽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便殿燕飲。與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階側。嗣主曰。真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石。還迨十年。嗣主幸南昌。旣至星子。渚復使召至。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卻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爲之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早喪。孫溫。咸平中擢進士第。龍衮江南野史。史虛白。字畏名。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弈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爲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歸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髦藜杖。迎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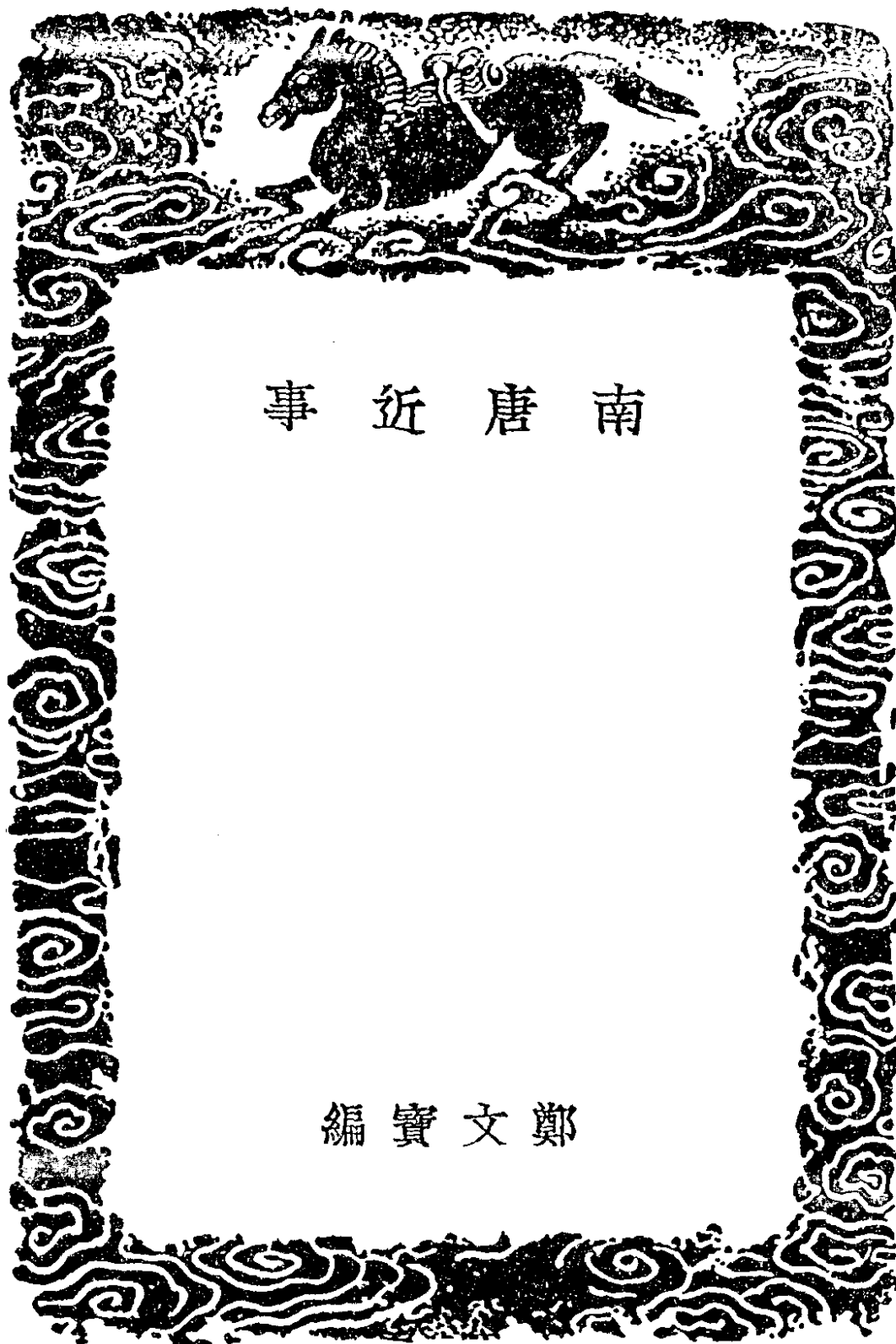
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尙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天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陸游南唐書。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技。因宴寮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庶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畧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卽位。韓熙載薦之。台見。問爲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誚云。舟車有限。汭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尙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掇卻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馬令南唐書。

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弈碁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必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教我。虛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校書郎。稍遷州從事。以羈縻之。虛白恥初言失。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獻江北地求成。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松江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尙交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元宗舟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曾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嘆。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尙留一榼。吾死。置杖藜及此酒于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頗備。吳任臣十國春秋

刊誤

舜染於許由。許山。墨子作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墨子無以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辛岐踵之戎。墨子云。夏桀染於于辛推哆。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墨子云。厲王染於厲公長公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敦。墨子云。幽王染於虢公鼓。蔡公鼓。○踵之戎。呂氏春秋無之字。祭敦。呂氏春秋云。

右應補宋子嵩初佐烈祖一條內。



南唐近事

鄭文寶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寶顏堂祕笈及
唐宋叢書皆收有此
書寶顏本較佳故據
以排印

南唐近事序

南唐烈祖元宗後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餘。史籍蕩盡。惜夫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鴻儒。頗常嗜學。耳目所及。志於纖細。聊資抵掌之談。敢望獲麟之譽。好事君子無或陋焉。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鄭文寶序。

南唐近事

宋 江表鄭文寶 編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靖亂。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崇柴再同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綰等。皆握強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爲慮。上雖至仁長厚。猶以爲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髭鬚。一夕成霜。洎曆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入覲。竟無異圖。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宇。殆非常狀。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旣寤。使視前殿。卽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齊王卽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者必爲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去。按硯。或家人暴疾。遣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康。江夢孫聞之。嘗憤其說。然夢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何自祕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篋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後之爲政者皆飲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

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鑿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有大慚色。

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檣楚。朱雖稟師之命。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輒嗥吠。鞏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囓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卒于家。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轎板轅。挂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浚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尙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澤。虛白鶴氅杖藜。謁鑾輅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無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泊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燕紙繒於靈

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

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而多之。終尙書郎。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穎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臥諸荒壟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謨欣然解衣游泳壟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得舊錄本。就壟較之。無一字差誤。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腳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之由。且曰。朝野謂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扣首具陳舒元旣叛。大軍

失律。城孤氣寡。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雖真尉遲。亦無所施其勇。臣當孛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釋罪。長流撫州。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慎威儀。動循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道服見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訴以小苦。巾裹不及冠褐可乎。常目宋齊丘爲子嵩。李建勳爲史館。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尙書郎致仕。閒居于江西之高安。三吳侯伯多餉粟帛。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之間。召諸子戒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人子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尋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家人諾之。是夕。諸子咸夢家君訶責。擅移葬地。復違吾言。禍其至矣。詰朝乃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工用精妙。光潔可鑒。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乃舉棺就椁而葬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以色絲繫銅佛像。長寸餘。懸于襟上。衣道士服。辟穀。隆冬盛夏。惟單褐布裙。跣足日馳數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來玉笥浮雲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尙在。南中人多識之。

位崇文以舊德殊勳。位崇台袞。巨鎮名藩。節制逮之。坐鎮浮競。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將。臨武昌日。閱兵於蹴鞠場。武昌應有古屋百餘間。久經霖雨。一旦而頽。出乎不意。聲聞數里。左右色動心恐。惟崇文指縱點閱。安詳如故。亦無所顧問。

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僣。鮮獲全宥。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擊于手中。謂諸僮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上。鏗然毀裂。羣豎迸散。無敢觀者。翌日李銜退視事。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卽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鳥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鳥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旣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鳥翻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馮僕卽刑部尙書謚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譽籍籍。以爲平折丹桂。秋賦之間。僕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先是徐幼文能圓夢。遂詣徐請圓之。徐曰。雖有聲價。至下地。洎來春。僕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榜下。或有責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馮果覆落。

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辰謁之。鄧不甚禮遇。館於外廡。忽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廡中

覘展棲泊之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展從禽歸。啓籠之際。忽爲嘆駭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銜。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圍人異之。乃聞於鄧。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鏗。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案危坐。喪精褫魄。雨汗浹體。莫知己身之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收。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鄧自此禮遇彌厚。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展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既寤不復能劍矣。尋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尙在。迄無異焉。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大噤而去。

孫晟爲尙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壠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座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間有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篋于庭中。失新潔衾服不少許。計其資直不下數十千。居遠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隣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罪于貧人。詐服爲盜。詰其贓。卽言散鬻于市。蓋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卽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齋戒理棹。冥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儆戒。將行大辟。翌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潰。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遘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瘡痍而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劉仁贍鎮壽春。周師堅壘三載。蹙而不降。一夕愛子泛舟於敵境。艾夜爲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迴。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攜提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

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因題牖一絕。書于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壻。與王南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

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勳略。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既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盱眙。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

韓寅。亮渥之子也。嘗爲予言渥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鑰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玩。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尙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卅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卽渥之妾云耳。

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時論憚之。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斝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慶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倫。未冠而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爲異也。或對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鍊形於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伏望少復矜念。上泫然焉。

烈祖補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尙懷彼此。一二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塔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于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虵驚。爲好事者口實焉。

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尙書郎拜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還語兒子輩云。當思爲學自致烟霄。吾爲百里之長。聲鼓喫飯。腦後接筆。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

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干記事。乃餓死于青陽。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卽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旣悟。覆杯大慚。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圖閩吊楚。幾致治平。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而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

周業爲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有隙。劉卽長公主婿。時爲禁師。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飲人

家。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於牀。仁望旣往。亟使召業家語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怒之。洎火息復命。至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爲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卽時奉詔。上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

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因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爲鷹鷂所擊。故也。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鴿矣。

章齊一爲道士。滑稽無度。善於嘲毀。倡里樂籍。多稱其詞。曰齊二次曰齊三。保大中任樂坊判官。一旦暴疾。齊一辭舌而終。

女冠耿先生。長爪玉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將誕前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有異。及他夕果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左右莫知所產。將子亦隨失矣。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地。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

烈祖鎮建業日。義祖薨于廣陵。致意將有奔喪之計。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忽遽爲詞。宗袖中出筆。復爲左右取紙。得故茗紙貼。乞手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誣上不以臨喪爲意。詛讓百端。冀動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靦顏而已。

兵部尙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幾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妒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

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鷃。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嚴求徵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朞年嚴亟登公輔。宰歿既久。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賚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問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擊牙注矢揖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侍中九江帥。

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卽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掬六骰于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信當自拘。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不暇。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

焉。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輟于臨川。李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一絕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憑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媵。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尼屨。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旣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翌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張洎計偕之歲。爲閩師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韓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闈之任。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朞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

樓前。

鍾傅鎮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傅以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程員舉進士。將逼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君與王倫。廖衢。陳度。魏清。並已及第。員夢中驚喜。理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遂。張觀。曾顛。立街中。謂曰。榜在雞行。何忽至此。員悵然而覺。祕不敢言。其年考功員外郎張佖。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員。輩卒無徵應。既夏。內降御札。尙慮遺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也。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貓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盧。樂工爲伶倫。諂佞爲審諤。以此貽譏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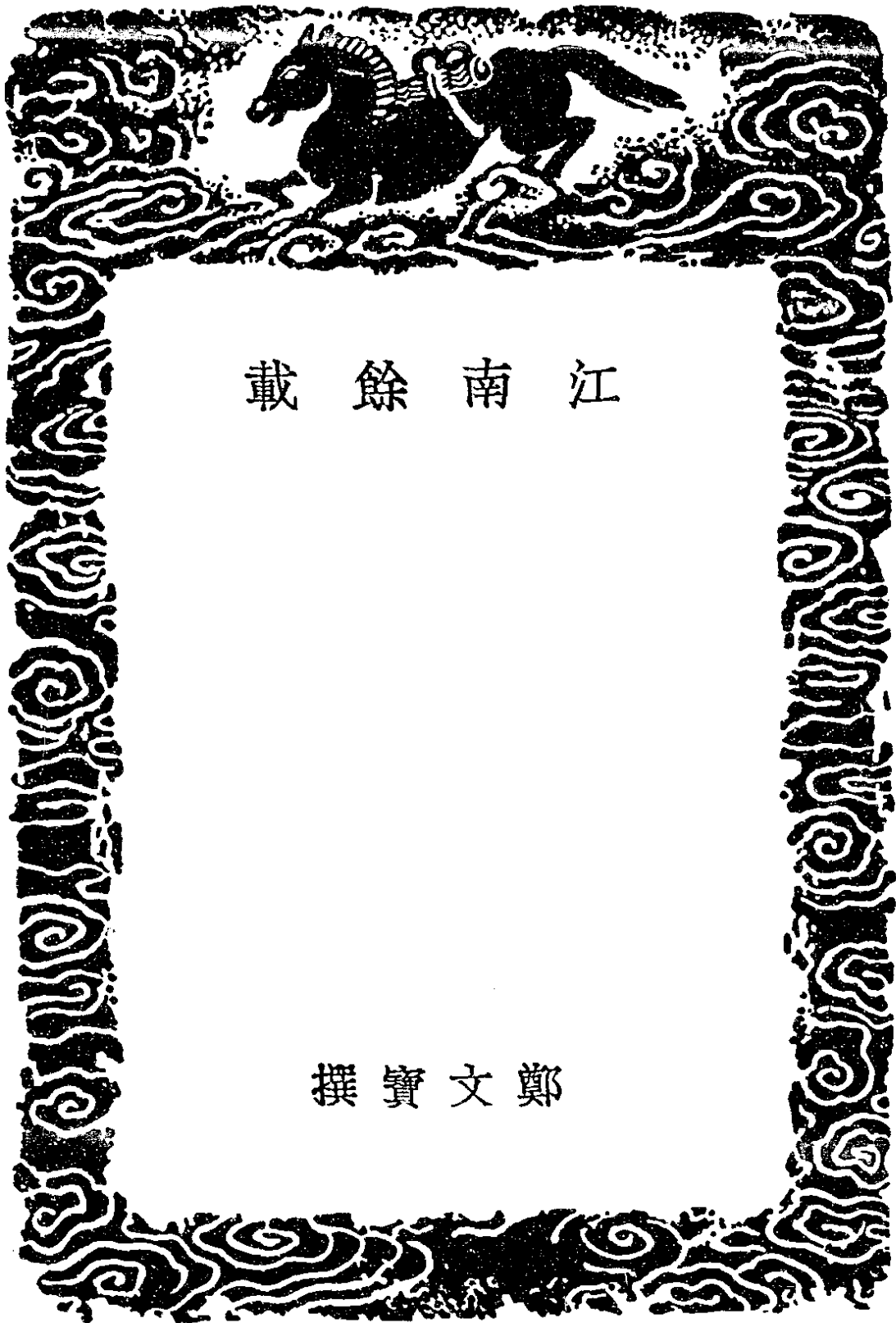
木平和尙。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知闕下。傾都瞻禮。闕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歲。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堠。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又上最鍾愛慶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哲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鎧。銜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餞酒一鍾。贈

之金扼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韓熙載放曠不稽。所得俸錢。卽爲諸姬分去。乃著衲衣負匡。令門生舒雅報手板于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使中國作詩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舟到江北來。舉目無相識。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敝衣持帚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卽日北歸。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載餘南江

撰寶文鄭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知不足齋叢書
龍威秘書及函海皆
收有此書知不足本
較佳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江南餘載二卷

臣等謹案江南餘載宋史藝文志載之籍史類中不著撰人名氏馬端臨文獻通考咸光南唐書音釋竝作江南館載字之訛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原序略曰徐鉉始奉詔爲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皆有書大槩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袞爲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述于楚州其事迹有六家所遺或小異者刪落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類相從云云然振孫謂鄭君者莫知何人考鄭文寶有南唐近事二卷作于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又江表志三卷作于大中祥符三年庚戌不在此序所列徐鉉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龍袞六家之內則所稱得于楚州者當卽文寶之書檢此書所錄雜事亦與文寶江表志所載互相出入然則所謂刪落是正實據江表志爲槩本矣今世所行江表志名爲三卷實止二十四頁蓋殘缺掇拾已非完書此書所謂一百九十五段者今雖不可全見而永樂大典內所引尙夥多有江表志所不載者則江表志雖存而實佚此書雖佚尙有太半之存也宋志載此書二卷書錄解題等諸家書目竝同今采輯其文仍爲二卷以補江表志之闕焉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江南餘載卷上

昇元初。烈祖南郊。是日。司天奏日延三刻。按江南野史作月延三刻。此作日。未識孰是。

天官書。太乙紫宮尙紫。故南郊壇墀皆取其色。江南用五色。此五帝壇耳。禮官失之。

江南文臣。烈祖時。唯稱楊彥伯。高弼。孫晟。李匡明。龔溥。蕭儼。成幼文。賈澤。澤及事。元宗時。江文蔚。王仲連。

李貽業。游簡言。湯悅。高越。越及事。後主。張義方。張緯。鍾謨。李克明。張易。趙宣輔。宣輔及事。後主。陳繼善。後主時。徐鉉。徐

鏘。韓熙載。王克貞。張洎。張穎。張佖。楊澤。朱鈇。喬舜。潘文祐。湯漸。楊滂。郭昭度。孫舉。伍喬。孟拱辰。馮盜。李平。

張紹。賈球。顧彞。烈祖夜坐南薰閣。召見道士王棲霞。問何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治身治心。乃治家國之

本。今陛下飢噴飽喜。尙不能節。何以福及蒼生。是時。元宗母宋后在簾中聽之。歎爲至語。賜以金帛。棲霞

皆不受。所居元真觀西北陂澤中。有高樹。棲霞嘗於其上焚拜奏章。烈祖欲爲之建壇。棲霞曰。建國之初。

經用不足。不宜營此閒務。

烈祖嘗以中秋夜翫月。延賓亭。宋齊丘等皆會。時御史大夫李主明。面東而坐。烈祖戲之曰。偏照隴西。主

明應聲對曰。出自東海。皆以帝之姓爲諷也。

烈祖爲政事。僕射時。遣人聘越。問識羅給事否。曰。不識。亦未聞名。越人曰。四海知有羅江東。爾獨拙於用

乎。對曰。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也。

王慎辭北使時。烈祖授以論荅事語百餘條。皆機務之要。嚴可求覽之。請益一事。曰。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卽對以來時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得赴鎮也。慎辭至汴京。果首問。是時方議南征。聞慎辭所對。遂罷兵。

元宗初。馮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李建勳歎曰。爵祿所以馭士。今四郊未靖。而延魯以一言稱旨。輒驟遷之。若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按陸游南唐書延魯本傳。亦載此。乃江州觀察使杜昌業之言。此作李建勳。疑誤。

元宗嘗語散騎常侍王仲連云。自古江北文士。不及江南衆多。仲連對曰。老子出亳州真源。仲尼出兗州曲阜。然則亦不少矣。上有愧色。

後主末年。洪州有婦人萬氏。善言禍福。遠近謂之萬仙童。江正臣謂時人曰。此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者也。未幾而曹彬渡江。

張憲爲監察御史。後主旣納周后。頗畱心於聲樂。憲上疏言。聞有詔以戶部侍郎孟拱宸宅與教坊使袁承進居止。昔高祖欲以舞人爲散騎常侍。舉朝非笑。今承進教坊使耳。以侍郎宅居之。亦近之矣。後主批荅賜帛三十段。以旌敢言。

開寶中。鄂國公從謙使梁。以水部員外郎查元方副之。旣至而盧多遜爲館伴使。與元方對奕。忽謂元方曰。江南畢竟如何。元方檢衽對曰。江南事天朝二十餘年。君臣禮分極矣。復以如何爲問耶。多遜爲之愧謝。因曰。勿謂江南無人。

曹翰居江州。雖類無所縱。而義門陳氏昆弟七人。散處城中。事定皆還。無所損。人以為孝義之感。建州既平。俘虜人口稍多。宰相李建勳請官出錢贖之。還本土。東閩賴之。

徐鉉在徐州。治官舍。得宿藏錢數百千。鉉恥而不取。乃復瘞之。後鉉家老奴潛往發之。聞無所覩。保大中。太平府聶氏女年十三歲。母為虎攫去。女持刀跳登虎背。連斫其頸。虎奮跳不脫。遂斫虎死。乃還家。葬母屍。

嚴續在江州。有奴忤意。續策逐之。州有柏林。多虎。奴請殺之。輒持槌往。擊虎母并數子。皆殲焉。或言潭有蛟。奴解衣下浴。蛟來繞之。乃急拽登岸。烹而食之。謂人曰。吾勇無敵。恨不見用於時耳。

徐鉉言。銅陵縣尉某儒。不能事。嗜酒善狂。嘗與同官會飲江上。忽見賊艘鳴鼓弄兵。沿流而下。尉乘醉仗劍。驅市人而襲之。賊皆就縛焉。事聞。後主嘉之。賜以章服。除本縣令。此因酒而倖成也。

錢氏科斂苛慘。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湯悅。徐鉉嘗使焉。云夜半聞聲若鬻屍號叫。及曉問之。乃縣司催科耳。其民多躀行。或以篾竹繫腰。

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何。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語。唯道路相目。捋鬚為慶而已。崇歸。又徵捋鬚錢。其在建康。伶人戲為死獲譴者。云當作水族去。

陰司遂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姚鳳爲內轄使。奢僭。嘗因病思鹿血羹。輒殺北苑長生鹿食之。

宋齊丘好交術士。得罪之日。出入其門者。蓋八百人。

翰林學士江文蔚侍宴。醉而無禮。明日。拜表謝罪。上命賜衣一襲以慰之。

元宗宴於別殿。宋齊丘已下。皆會酒酣。出內宮聲樂以佐歡。齊丘醉狂。手撫內人於上前。衆爲之悚慄。而上殊不介意。盡興而罷。明日。上於臥帷中索紙筆。賜慰齊丘乃自安。

游簡言爲中書侍郎。兼領銓選。差擇清峭。有邵唐者。試判不入等。上疏言。簡言父恭。嘗爲鄂帥。杜洪記室。洪與朱梁結連。恭預其謀。簡言乃逆臣之子。不宜列於清近。上怒其誹謗。詔決杖配流饒州。

馮延巳自元帥府掌書記。爲中書侍郎。登相位。時論少之。延魯之敗。御史中丞江文蔚上疏請黜延巳。上曰。相從二十年。賓客故寮。獨此人在。中書亦何足怪。雲龍風虎。自古有之。且厚於舊人。則於斯人亦不得薄矣。

楊守忠授武昌節度使。宣麻日。有禿鶯當正衙立。班退乃去。未幾而守忠卒。

開寶中。嘗一夕有禿鶯自西北來。成羣翳天。自初更至中夜。方盡。

趙宣輔者。中原人。仕於江南。官省郎。頗有時名。重陽日。與兩浙諸公登高。於北山誦杜甫詩以勸酒。至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潸然淚下。坐客異之。未幾宣輔卒。

劉免自言生時五星雖在吉地。然俱隱不見。吾必不得爲權勢官矣。後免官終起居舍人。

姚端年十八。狀元及第。宰相游簡言以女妻之。未幾疾終。時人謂之女殺狀元。

高越爲書生。游河朔。有牧伯欲妻之。爲鷓子詩而去。詩曰。毛骨英靈志性奇。摩雲專待整毛衣。虞人莫便

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越後爲查氏塔。

江夢孫夜夢直木生於庭。詰朝其妻產男。遂名直木。幼聰睿。後官至刑部員外郎。

張洎云。嘗至信州龍虎山。值鄉民產子者。手執金如意一枚而生。此子後爲道士。不知所之。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開滋福殿。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射。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

德望。鎮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洎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

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懼罹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

班。按此係載李昉如左僕射。係宋太宗太平興國時事。與江南無涉。或因張洎洎而及之。洎仕南唐。爲清輝殿學士。江南平。歸宋。拜太子中允。

保大末。太弟懇乞就藩。燕王宏冀爲皇太子。以令旨。榜子逼逐昭慶宮僚。太弟始自鎮國門上馬就道。論

者知太子之不永焉。按元宗十六年三月。改元交泰。立宏冀爲太子。是年五月。即奉周顯德年號。明年九月。太子宏冀卒。

徐鍇以屯田郎中知制誥。久次當遷中書舍人。而宰相游簡言每抑之。鍇遂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之

才地。何止舍人。但兄弟竝居清要。物忌太甚。請少緩之。使衆稱淹恤。進固未晚。鍇頗快快。簡言徐出妓佐

酒。疊唱歌辭。皆鍇所製。鍇乃大喜。起謝歸。以告兄鉉。鉉曰。汝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耶。

趙叟者。自保大之初。至於開寶之季。嘗爲貢院門子。每歲放榜之後。或去或留。率慶慰之。若出於叟手然。進士何蒙贈叟詩曰。桂枝翰卻正淒然。又被鶯聲聒晝眠。唯有趙翁知仔細。相傳好語待來年。

開寶初。舉子齊愈及第。綴行至白門。忽於馬上大笑不已。遂墜。馭者扶策良久。乃蘇。蓋其喜成名如此。

趙綺困於場屋。將自三山北渡。以歸梁京。爲邏者所得。遂下廷尉。從獄中上書曰。初至江干。覺天網之難漏。及歸棘寺。知獄吏之可尊。後主覽之。批其末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乃釋其罪。明年。綺狀元及第。

賈覃自言。應舉時。從禽於鄆杜。忽於村店遇大僚避雨者。竊訪之。乃主司楊侍郎涉。當時匆遽。不暇脫韋袴衣襪。裹卷投贄。楊公稱歎再三。覃自以爲必入等矣。及榜出。則無名。有私於楊公者。公曰。覃好事業。但不脫衣袴。故爲累耳。

國中有稱冤者。多立於御橋下。謂之拜橋。甚者操長釘。攜鉅斧而釘腳。又有闌入於殿庭者。謂之拜殿。後主時。進士曾顛。謝泌。皆南省下第。而顛釘腳。泌拜殿。以稱冤。士風於此掃地。

陳致堯。雍熟於開元禮。官太常博士。國之大禮。皆折衷焉。與韓熙載最善。家無擔石之儲。然妾妓至數百。暇奏霓裳羽衣之聲。頗以帷簿取譏於時。二人左降者數矣。熙載時。陳郎不著世儒衫。也好嬉游日笑談。幸有葛巾與藜杖。從呼宮觀老都監。其廳中置大鈴。大署其旁曰。無錢僱僕。客至請挽之。

高鎬有通天犀帶。業毅有歌人。皆當時無比者。嘗請博戲之。滿座屏氣。鎬擲大勝。鎬命歌人引滿一曲。以辭舊主。歌罷。遂攜以歸。

柴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從人竊窺於門隙者。再用遇之。召至園中。使觀焉。曰。恐隙風傷爾眸子。孫晟初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漁服亡命。至貞陽。未及渡。追騎奄至。晟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齷。追者捨去。乃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延與語。晟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伺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喜其文辭。遂與禪代祕計。

江南餘載卷下

德明宮本南唐烈祖之舊宅。在後苑之北。卽景陽臺之故址。有太湖石。特奇異。非數十人不能運致。卽陳後主之假山遺址。其下有井。石欄有銘。字跡隱隱猶在。

後苑有宮髻石。世傳張祐舊物。上有杜紫微杭州刻字。稍寄之跡。祐以其形若宮髻。故名之云。祐平生癖好太湖石。故三吳牧伯多以爲贈焉。

元宗罷朝。多御延英殿。聽公卿奏事。因卽其處爲閣。甚壯。有司請置額名。上以生月在孟春。御題爲千春閣。

朝元門三橋龍躍鎮國。天津二曲尺。跨水覆屋。舊制文武大臣帶平章事者。許乘馬行過鎮國天津二橋。百官皆就二曲尺下馬。

元宗遷都洪州。過蕪湖江口永壽禪院。親射偃蓋松東南枝。遂枯死。至今御箭仍在。

讓皇在秦州。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年前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煙凝遠岫愁千疊。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烈祖爲尙書左僕射。年甫三十。自以居揖讓之際。非老舊無以臨衆。乃服白髮藥。一夕皓然。讓皇在秦州數年。每有嗣息。及五歲。必有中使至。賜品官章服。然卽日告卒。

蘇洪規築揚州城。古塚中得石銘。其文曰。日爲箭兮月爲弓。射四時兮何曾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煙濛濛。千年萬年松柏風。

進士舒雅嘗從鄭元素學。元素爲雅言。溫韜亂時。元素隨之多。發關中陵墓。嘗入昭陵。見太宗散髮。以玉架衛之。兩廂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鍾王墨跡。蘭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間。不知歸於何所。

宋齊丘出鎮洪州。詔賜錦袍。烈祖親爲衣之。李建勳贈詩。有一人看上馬。雙節引還鄉之句。時論榮之。馮延己。李建勳拜相。張義方獻詩曰。兩處沙堤同日築。其如啓沃藉良謀。民間有病誰開口。府下無人只點頭。

莊布訪皮日休。不遇。因以書疏其短失。世頗傳其文。日休子光艸嘗爲吳越王使江南。輒問江表何人近。文最高。或對曰。近世無聞。惟莊布贈皮日休書。家藏一本。光艸大慚。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詔太弟以下會宴。登樓賦詩。遣中使就李建勳第示之。建勳與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皆和進呈。復召建勳。義方鉉入。夜艾乃散。鉉爲之敍。太弟使名士畫爲圖障。按元宗元日大雪登樓詩云。

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蒨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樵花。紫委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清味壓儂家。

李夷艸者。前唐諸孫。嗜酒不羈。保大初。以宗室賢才。拜正卿。累經左降。逾年。輒復舊官。元宗上巳開宴。夷艸不在。召中乃獻詩曰。偶憶昔年逢上巳。輕舟柳岸宴羣臣。人聞蹇薄時時歎。天上風光日日新。玉帛已來諸國瑞。瑤池固有萬年春。賦詩飲酒平生事。腸斷金門願再親。上賜御札曰。我家有此狂宗正。快哉。

徐鉉爲人忠厚。不以位貌驕人。在海州時。蒯亮爲錄事參軍。鉉與往還如僚友。亮授代。鉉以詩送之曰。昔時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猶忤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少。貧裏歸裝結束輕。遷客臨流倍惆悵。晚風黃葉滿孤城。有印粲者獻詩曰。不將才業暫時誇。人仰聲名遍海涯。月滿朝衣聽禁漏。更闌分直掃宮花。諫書未上先焚藁。御筆曾傳立草麻。見說下朝無一事。小池栽葦學僧家。

徐鍇撰義門陳氏書堂記。有男女長幼以屬會之辭。旣已授之。又密令寫碑人自於末添一食字。或問其故。鍇曰。非食無以義聚。欲以此一字爲陳氏子孫之誡耳。

李建勳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荅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

李建勳罷相。元宗於西苑天全閣別置廳院待之。命右僕射孫晟同寓直焉。建勳進詩曰。御苑賜房令待詔。此身殊勝到蓬瀛。禁中仙樂無時過。階下常人不敢行。疊穎弄芳秋氣落。叢柯聳翠露華清。天廚送食何功享。空詠康哉贊盛明。

張洎、潘祐俱爲忘形之交。其後俱爲中書舍人。乃相持。祐之死也。洎蓋有力。

韓熙載南遷。上表略曰。無橫草之功。可補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三千里路。送孤客以何之一葉扁舟。乘病身而前去。上憫之。遂留不遣。

開寶中。張昭通判建州。奉敕至武夷山。清秋雨歇。聞雲中仙樂。自辰及酉不絕。大抵多竹聲。昭故曉音律。

審其曲。有人閒迎仙客云。

開寶末。長老法倫夢金陵兵火四起。有書生朗吟曰。東上波流西上船。桃源未必有真仙。干戈滿目家何在。寂寞空山聞杜鵑。

秘書郎刁侃。文安郡公。

按文安郡公徐游。知諱子也。初名景游。避元宗諱。去景字。

之愛婿。姻連戚里。第宅蕭灑。一日侃弟妹於庭下。忽

見兩人沿古槐而上。以瓦擊中之。應手墮地。四肢雖具。長纒二寸許。狀如世所畫夜叉然。瘞之。是夕侃家堂室之間。鬼怪無數。或見大手。或呈巨額。如是者三夕餘。設醮謝之。猶不已也。是時周維簡講易於侃別院。獨無變怪。於是盡徙焉。維簡方說泰卦。倦而假寐。恍惚中見冠裳者數百人。前揖自言。昔自南岳來。寄居古槐。歲月已久。今刁侃弟妹皆無道。橫害二子。悲歎不堪。適當索債。既匿先生之舍。且先生方講聖經。非某措手之時。願聞談義。容解脫之矣。維簡驚覺。爲之齋沐。旬日終篇。鬼怪乃絕。

安陸人毛生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至洪州。以弄蛇取食。積十餘年。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夜夢老父云。爲我寄一蛇與毛生。可乎。賣薪者許之。至洪州。運薪將盡。有蛇蟠船中。根觸不動。因悟前夢。攜以訪毛生。毛生撥之。忽嚙其乳。大叫仆地。食頃已爛。亦不知蛇所在。

金毅爲御史判官。逮御史臺主簿。判覆刑司。歲餘染疫。言見三囚荷校。自陳罪不至死。而君誤寘於法。今得請於上帝。君本猶有三十餘年在世。三人各折君十年。宜知之。明日毅卒。

祕書監歐陽遇判大理寺日。奏當潭陽縣令余紹卿死罪。時論寃之。既而紹卿常見形相隨。遇惡之。乃請

告至廬山九天使者廟下。設黃籙齋醮。以淨陰冥。然紹卿亦至席間。其夕。遇爲鬼神推擲殿下而斃。宋齊丘至青陽。初命穴牆給食。俄又絕之。餒者數日。中使謂齊丘曰。俟令公捐館。方供食耳。以絮塞其口。遂卒。卒時有黑氣起。直貫九華山。元宗暮年。禁中往往見齊丘。陳覺。李徵古。如生時。禳之不去。甚惡之。因議南幸。太子宏翼病。亦數見太弟爲祟云。

楊懷義爲侍衛時。方在園中。鑪鼎忽自廚中成行而出。列於庭下。又半夜戈戟忽有聲。火出炎炎者數夕。俄而敗。下獄。

賈詰善望氣。罷節鎮歸闕。時艤舟江上。忽見晚天氣如鸞鳳。須臾。羽翼零落。色變爲蒼。詰歎曰。此爲我耳。自是慘然不樂。及召對。果以忤旨。謫授諸衛將軍。

殷文圭爲舉子時。嘗經大澤中。遇大雨震電。僕乘皆踣。文圭安詳如不聞。及至逆旅。從者怪之。試視文圭兩耳。皆有泥封塞云。後爲翰林學士。

魏羽肄業於白鹿洞。臨赴舉。大醉臥百花峯下。稍醒。忽有鬼物十數輩環侍其側。羽驚問之。對曰。以公貴人。故奉守耳。其後羽以昭文館校書起家。過江。至三司使。工部侍郎。

開寶中。吉州城頭有人。面方三尺許。眈目多鬚。自旦至酉。乃沒。

開寶中。宋師至金陵。詔鄭彥華以水軍迎戰於慈湖峽。是日重霧不解。八月十一日。白虹貫日。咫尺不分。范陽盧文進自云。嘗偕契丹入絕塞。射獵以給軍食。一日晝晦。星象燦然。衆皆懼。捕得番人曰。吾國以爲

常也。頃之，景復開朗。

江州有田婦採拾於野，忽為虎攫而踞之。婦向天大呼，虎舉其掌，婦視其中有刺，因為拔之。虎乃捨婦而去。

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能拜舞山呼。

靈芝圖言：千歲蝙蝠色如雲，目如硃，集則倒懸，以其腦重故也。服此可以長生。後主時，有人獲之，進上方事佛，禁殺戮而不用，後不知所之。

唐末，有御廚庖人隨中使至江表，聞崔胤誅北司，遂漂浮不歸。留事吳，至烈祖受禪，御膳宴飲皆賴之。有中朝之遺風，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餠、雲霧餅。按陸游南唐書雜藝列傳所載：尚有春分餠、蜜雲餅、鷺鷥餅、駝蹄餠、紅頭餠、五色餠、子母餠頭，而無雲霧餅。印

載於此。

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鍾山亦建精舍，御筆題為報慈道場，日供千僧，所費皆二宮玩用。

鄭元素者，溫韜之甥，隱居廬山青牛谷，不交人事。元宗召至都下，館於徐鉉家。及卒，鉉令元素鄉人龍敏瘞其屍於石子崗。臨穴之際，有七鶴盤旋空中，敏輒禱之，一一下拂棺蓋。

許堅往來句曲廬阜之間，草裝布囊，或臥於野，或和衣浴澗中，蕭然不接人事，獨笑獨吟而已。其詩有云：祇應天上路，不為下方開。道既學不得，仙從何處來。又題簡寂觀云：常恨真風千載隱，洞天還得恣游遨。

松楸古跡一壇靜。爲鶴不來青漢高。茅氏井寒丹亦化。元宗碑斷夢曾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不向紅塵白二毛。堅詩頗多。其語意類此。景德中。無疾卒於金陵。歲餘。忽於洪州謁見兵部員外郎陳靖。靖至建康言之。王化基發其墓。已尸解去。

魏進忠不知何許人。徐玠稱其有飛鍊之術。上聞於烈祖。俄擢爲延英殿使。寵錫甚厚。詔以延英殿爲飛鍊所。進忠造宅於皇城之東。廣致妓樂。託結貴近。出入導從。擬於王者。或贈人金帛。動盈千百。士人多附之。經數年。竟無狀。遂配東海縣。

周繼諸者。鄱陽人。詣闕上書。累官至郎省。告免歸鄉。與名僧道士爲雲泉之交。元宗召之。授以美官。堅辭不就。上嘉之。賜粟帛。又賜金釵一柄。敕曰。是朕苑中自種藥者。今以賜卿。表卿高尚之節。

蜀人陳曙者。王氏末年。避地淮南。隱於蘄州山中。鄉人祀神。曙不召亦必至。醉飽而後去。雖百神祠。曙能徧往也。其所居屋一間。道書數卷而已。與蛇虎雜處。而泰然無所忌。元宗遣中書舍人高越齋束帛徵之。三往不應。後移居鄂州。不知所終。越贈曙以詩。曙次韻荅之云。罷脩儒業學脩真。養拙藏愚四十春。到老不疎林裏鹿。平生未識日邊人。澗花發處千堆錦。巖雪鋪時萬樹銀。多謝朝賢遠相問。未聞雞得鳳爲鄰。僧謙明嗜酒。好爲詩。獨居一室。每日鑪中煮肉數斤。醇酒一壺。不俟爛熟。旋割旋飲。以此爲常。嘗中秋詠月云。迢迢東海出。漸漸入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乘興遂子夜鳴鐘。烈祖聞之。不罪也。召問其所求。對曰。唯願鵝生四腳。鼈著兩裙。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釣磯立談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一四〇八上

大



3
4
3856